

ZHONGGUO XIUCI

2017

中 国 修 辞

主办 中国修辞学会
主编 胡范铸 甘莅豪



学林出版社

ZHONGGUO XIUCI

2017

中 国 修 辞

主办 中国修辞学会
主编 胡范铸 甘莅豪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修辞 2017 / 胡范铸, 甘莅豪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8.9

ISBN 978 - 7 - 5486 - 1422 - 7

I. ①中… II. ①胡… ②甘… III. ①修辞学—文集

IV. ①H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2430 号

责任编辑 李晓梅

特约编辑 李保俊

封面设计 周剑峰

中国修辞 2017

中国修辞学会 主办

胡范铸 甘莅豪 主编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235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21 万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86 - 1422 - 7/H · 111

定 价 38.00 元

本卷承“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和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资助。

《中国修辞》编委会

(以下名单皆按音序排列)

编委会顾问

- 柴春华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程祥徽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教授
黎运汉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暨南大学教授
陆俭明 《当代修辞学》顾问、北京大学教授
屈承熙 《当代修辞学》顾问、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沈家煊 《当代修辞学》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
田小琳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张 静 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河南大学教授
郑远汉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武汉大学教授
宗廷虎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复旦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 陈光磊 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胡范铸 中国修辞学会执行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修辞学》
编委会主任、教授

编委会副主任

- 冯广艺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刘大为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亚猛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谭学纯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建华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浙江科技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曾毅平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先亮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
祝克懿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委员

- 曹石珠 湘南学院原校长、教授
池昌海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陈光磊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陈佳璇 韩山师范学院国际汉语教育系主任、教授
邓志勇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杜 敏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授
冯学锋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教授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林华东 泉州师范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刘大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亚猛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马清华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曲卫国 复旦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
束定芳 《外国语》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毅平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祝克懿 《当代修辞学》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卷主编 胡范铸 甘莅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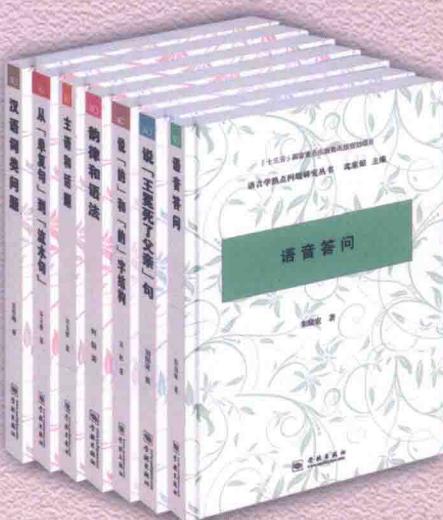
编辑部主任 张虹倩

编辑部邮箱 zhongguoxiuci@sina.com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沈家煊 主编

第一辑



- | | |
|----------------|-------|
| 《语音答问》 | 朱晓农 著 |
| 《说“王冕死了父亲”句》 | 刘探宙 著 |
| 《说“的”和“的”字结构》 | 完 权 著 |
| 《韵律和语法》 | 柯 航 著 |
| 《主语和话题》 | 宋文辉 著 |
| 《从“单复句”到“流水句”》 | 许立群 著 |
| 《汉语词类问题》 | 王冬梅 著 |



学林自出版平台
www.xuelinpress.com

上架建议：语言学

ISBN 978-7-5486-1422-7



9 787548 614227 >

定价：3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http://www.ewen.co\)](http://www.ewen.co)

目 录

本卷特稿

- 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与理论可能 胡范铸 / 1

中国修辞学年度论文选

- 信息碎片化时代：《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微阅读 谭学纯 / 7
元框架：话语实践中的修辞发明与争议宣认 刘 涛 / 15
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框架 刘文字 李 珂 / 31
政务网站图像话语的政治功能初探 王建华 周 毅 / 38
批评话语分析中态度意向的邻近化语义构建 宋健楠 / 46
危机公关话语的修辞分析及传播策略研究
——以北京红黄蓝教育机构的一则声明为例 宋平锋 邓志勇 / 53
“不可推导性”作为标准的虚妄：兼评“修辞构式观” 侯国金 邢秋红 / 57
25年来中国修辞研究的关键词词频统计
——基于国家社科与教育部社科课题立项数据 董瑞兰 毛浩然 / 65
政治传播中的视觉修辞流变 陈世华 刘 晶 / 75

中国修辞学会年度论文选

港式中文文体的修辞特点

- 以剖析一篇港式中文为例 田小琳 / 86
从庭审回声问的情感类型看法庭话语表达策略 陈海庆 时真妹 李凯悦 / 91
香港楼宇命名修辞特点分析
——港式中文研究实践 李 斐 / 99
从“浅谈”“浅议”“浅论”类论文标题看学术期刊论文标题的演变
——一位学术期刊编辑的视角 周 萍 / 105
基于篇际关系的承文性研究 姚 远 / 108

重要学术活动述评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新时代的语言学回应

- “第一届国家话语生态研究高峰论坛”述评 陶贞安 裴洲司 陈佳璇 / 116
“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话语生态”的研究何以展开
——中国修辞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第七届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研讨会综述 东文娟 / 119

“当代修辞学的多元阐释”国际研讨会暨第八届望道修辞学论坛述评 储丹丹 王心 / 121

全国修辞学博士论文文摘选

元文性：语篇的意义生成	殷祯岑 / 125
新媒体时代环境运动的媒体图像传播与意义建构	郑广嘉 / 126
话语与权力：全球互联网治理话语与实践分析	尉洪池 / 128
语境融合视野下的科学修辞解释研究	张旭 / 129

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与理论可能^{*}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语用学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在理论建构上,迄今为止,学术界很少注意到现有的语用学存在着深刻的逻辑断裂,由此,也就忽略了巨大的创新可能。

一、语用研究的逻辑断裂

科学、系统的理论应该是基于某一个基本假设和核心概念而逻辑展开的一个过程,它应该有效地覆盖已知的、有关的各种理论命题,但现有的语用学教材或者著作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存在着三个断裂:

第一,语用学的基本假设与工具性范畴之间关系的断裂。语用学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它有哪些工具性范畴?基本假设与工具性范畴之间有何逻辑关系?迄今没有语用学著作对此加以有效说明。

第二,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的断裂。语用学现有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离散的,预设、指示、蕴含、会话结构一个一个地讨论,但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几乎毫不理会。离散的范畴有它的价值,但很难说可以构成一个学科,最多只能形成研究的态势和领域。

第三,覆盖的理论命题之间关系的断裂。

这表现为:一是关注的命题相当有限,语用学讨论来讨论去,只是“指示的种类”、“会话结构如何分析”、“直接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的关系”等,其他东西几乎都付之阙如;二是语用学讨论的这些命题与其他学科讨论的命题本来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可是,现有的语言学研究似乎依然视而不见。例如,一说言语行为,就只想到“阐述”、“指令”之类。顾名思义,“政治言语行为”也是言语行为,但任何一本语用学教材里都不加讨论;“演讲”应该也是言语行为,语用学教材里也没有。再如,汉语语法学中有陈述、指令、疑问、感叹四大语气。语气就是言语行为的功能类型。由此似乎应该是语用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现有的语用学著作对此依然不管不顾。凡此种种,那么多的与语言运用有关的问题,语用学著作几乎都不加以关注,这不能不说非常遗憾,无疑也制约着语用学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这也为后来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具有诱惑力的可能。

我们认为语用研究有三大基本问题:第一,语用学应该怎么定义?第二,语用学有没有核心概念?如果有,到底该如何确定?第

* 本文为“语言学研究新动态暨 2016 年《外国语》高层论坛”专家发言稿。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条件下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修辞案例库建设研究”(批准号 16BZZ001)。

作者简介 胡范铸,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语用学、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政治传播等。

三,语用学的范畴有没有体系?如果有体系,应该如何推演?

对于这三大问题,西方语用学著作几乎不加思考,可是,西方学者没有做的中国的学者就不能做吗?答案显然应该是否定的。

二、语用学如何定义

什么是“语用”?通常有不同的定义方法,最简单的、基于日常经验的定义就是“语言的运用”,由此,所谓语用学,就是语言使用学或者说语言运用学。第二种是基于符号学的定义: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是所谓的句法问题,符号与所指的关系是所谓的语义学,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是所谓的语用学。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很多东西很难一定概括为语言符号是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就拿语用学的基本范畴来说,指示、预设多大意义上与使用者有关呢?更多的应该是语义问题,比如“预设”,最基本、最核心、最典型的预设是“语义预设”,这一术语本身是否已经显示:说语用学只是“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难以成立。又有说语用学就是“结合语段和说话者来确定话语的含义”的这样一种理论,这似乎也有道理。但是,能否据此在更上位的概念中确立它的合适位置,依然令人疑惑。

语用学跟语言学什么关系?

人们通常会说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下位学科,是研究语言运用的下位学科,研究语言符号体系的运用,等等,但是另外的知识又告诉我们,修辞学也是语言学的下位学科、分支学科,它也研究语言运用,那么,修辞学跟语用学什么关系?有人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是不一样,从学术传统来说,西方修辞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修辞学,更多的是以“说服”为中心,汉语的修辞学更多地以“美化”为中心,语用学则是这几十年从语言哲学当中分化而来的,两者似乎很不一样,学术传统很不一样。但是,如果回到理论的起点上来考察,既然语用学是研究语言运用的,修辞也可以定义为语言运用的过

程,那么,两者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们是有分别的,但在我理解中,在本质上这两者是一回事情,只不过有些学者更强调这一方面,有的学者更偏重那一方面,都被原有的所谓的路径所束缚。从发展看,从本质上讲,都是一回事情,也就是修辞学就是语用学,语用学就应该是修辞学。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语用学也罢,修辞学也罢,又该如何定义呢?这就需要在元语言理论意义上对语用学重新思考,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语言学”?

语言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对语言现象、语言问题系统性的、理论性的思考”,如果这个定义能成立,它就可以覆盖所有的现有的对语言的研究。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语言学中的“语言”其实是有多种定义的,可以把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但也可以把语言定义为其他东西。由此就产生了各种“语言学”:语言学₁是“基于语言是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语法学、音系学等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展开进行研究的。但语言不仅仅可以定义为“符号体系”,它还可以定义为“行为过程”,就发生学的角度而言,语言最初就是一种行为,符号体系是后来的事情,这样就有了“基于语言是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这是语言学₂。其实,语言不仅可以定义为符号体系和行为过程,它还可以定义为“社会制度”,这样就有了“基于语言是社会制度假设的语言学”。国家语委的核心工作就是要关心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或者语言制度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如何恰当地安排的问题,关心作为人权的一个部分的语言权利在社会当中如何得到恰当的安排,作为人权的一个部分的语言权利如何与其他权利相匹配。

有不同的假设,就有不同的语言学。因此,语用学并不是“基于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的下位学科、分支学科,而是与“基于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不同面向的另外一种语言学。

三、语用学的核心范畴如何提取

如果说语用学就是基于语言是一种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则它有没有核心概念？如果有，这个概念能否确定？如何确定？

语用学研究有哪些重要范畴？最典型的语用学著作告诉我们：预设、指示、会话结构、语境等。问题是这些范畴之间有联系吗？假如把语用学教材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等章节的顺序全部打乱，似乎也没有大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层层递进、逻辑推演的过程。

什么概念才能够成为语用学的核心范畴？“语境”行不行？有人就试图从语境的角度考察语用学，但是，如果以“语境”为核心，是不是应该叫作“语境学”呢，何以还是“语用学”？有人试图将“顺应”作为核心概念，可是，顺应只是语用问题之一，何况语言运用从来不会简单地一边倒地顺应，言语行为跟语境之间就不能说只是顺应关系：没有言语行为哪来语境，双方应该是彼此建构的关系。有人试图将“关联”作为核心概念，关联是很重要，但是关联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人试图将“模因”作为核心概念，可是，模因论更是比喻性的概念，难以确切解释语用的基本过程。

到底什么才是语用学的核心范畴？我以为应该是“言语行为”。首先，这是由于只有“言语行为”才能够统摄语用学的各种范畴：预设、指示都是指言语行为和它的语境的关系，会话结构只是言语行为的一种结构方式，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就更不用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对语用学的基本定义开始推演出其核心范畴：既然语用学就是研究人们如何用语言来实现自己意图的一种过程，很自然地，它的核心范畴就应该是“言语行为”，用这个核心范畴才能推导出一系列的其他范畴。

这里的言语行为到底怎么定义？根据我对言语行为的重新定义，所谓言语行为，它大

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人类以言语实施自己意图的行为。动物都有动作，这些动作当中有些是互动性的，有的是非互动性的；在互动性的行为当中，有的是表达某种信息的，有的是无所谓传递某种信息的；在互动性传递信息的行为当中，有的是用语言来实现的，有的是用非语言（如画幅画，做个动作等）实现的。“用语言表达自己意图的互动性行为”就是言语行为。

具体地说，言语行为就是指：某行为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条件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借助一定的媒介，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游戏。

再具体地说，是指一种言语行为的话语部分。我们现在语言学研究言语行为，理论上牵涉到说话人、听话人，但在分析句子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分析它的话语部分，很少把前后关联放进去。

四、语用学的范畴体系如何构拟与推演

语用学的范畴体系能不能构拟？如何构拟？如何推演？对言语行为的重新定义其实已经包含了它的一系列的可以推演的工具性范畴。

其中，一是“行为主体”。任何言语行为都要有行为主体。

二是“人际框架”。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人际框架”中实现的。一般以为，人际框架只是“我”和“你”的互动，通常认为，言语交际就是“我说你听”的过程。有人就提出人称代词分为：一类叫人称代词，另一类叫人际代词：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直接参加言语交际的，所以叫人际代词；第三人称不参加交际，所以只是人称代词。这话似乎很正确，可以找很多语料来证明，但是经不起老百姓俗语的追问。我们平常说“隔墙有耳”，一个帅哥带着个美女到宾馆去，隔音效果很差，一定会深

刻地影响他想说什么和怎么说？这里显然第三者也在无形中参加了交际。语言生活中不但有“隔墙有耳”，还有“反隔墙有耳”。在《三国演义》里面，周瑜半夜升帐，蒋干在旁边偷听，自以为听到了秘密，其实周瑜就是专门让他偷听的，这就是反隔墙有耳。中国政治语言、中国新闻语言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第三者意识、他者意识。可以说，有没有第三者意识是成人语言和儿童语言的根本性区别，是语言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理性语言和巫术语言的根本性区别，跳大神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任何一篇论文都要经得起全世界读者的检验。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人际框架是“我、你、他”三者之间互动的关系。三者中，“我”是说话者，“你”是听话者，“他”是监督者；而“我”又可以进一步分化为“动作实施者”和“动机提供者”两种角色。这在语言生活中，一般是无标记匹配的：“我”想说的就是我说的，“我”想吃饭，“我”说我想吃。但是很多时候它是分离的，两个律师庭辩，恶狠狠地好像要把对方杀掉的样子，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那样啊？为什么律师要攻击得那么起劲呢？是委托人出钱的呀，动机的提供者是委托人，动作是律师提供的。钱钟书有个比方，说律师辩护的时候就像你一把刀砍过来，我一把刀砍过来，不过这个刀是剪刀，剪刀的特点是什么呢？两个刀砍来砍去，彼此毫无损伤，倒霉的是夹在当中的当事人，对于律师来说，诉讼费越多，他们砍得越厉害，但他们自己一点没损伤。（胡范铸，2009b）

三是“语境”。语境有各种参数。

四是“意图”，言语行为就是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过程，意图有意图的基本结构等。

五是“语篇”。言语行为小到一句话，大到语篇，甚至超语篇，就是若干语篇构成一个超语篇。

六是“媒介”。用口语说出来、用文字写出来或者用键盘打出来一定会深刻影响你的句法语义。

七是“规则”。言语行为是说话者使得另

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也是一种游戏。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有几个特点：第一，可选择性，你可以说中文，你也可以说英文，甚至不说话。第二，一旦说就要遵守规则。

八是行为类型。

……

这样，语用学可以成为不断推演的过程：核心概念就是言语行为，然后既可以推演出一系列工具性范畴，又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理论命题。

就拿行为类型来说，我们一说言语行为就分为五类，因为奥斯汀分五类，塞尔后来也分五类，只不过分类标准不一样，塞尔还振振有词，批评奥斯汀的理论只是对英语动词的分类，不是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他自己不是也这样吗？难道只能这样分类吗？政治言语行为是不是言语行为？也是。撒谎是不是言语行为？也是。可是，在迄今的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类型中，都没有合适的位置。由此，我们认为言语行为可以这样分类：第一是动作类型，第二是领域类型，第三是风格类型。

规则系统同样也是的，规则有构成性的规则，还有策略性的规则。传统修辞学讲的辞格，其实都可以归为策略性规则的组成部分。说构成性规则，也得分析言语行为的最高原则是什么。对此，有人说是“得体”，其实不对，得体不是语言运用的最高原则。有一个段子，说三个转业军人，有一个当了区委书记，另外两个约好某一天去看他，结果到了门口，请保安打电话进去，求见，拿起电话说“请总机转张书记”，总机就回答说，“对不起，张书记不在”。约好的，怎么会不在？然后过五分钟再打电话，想想刚才好像不太礼貌，不够得体，“对不起，小姐，麻烦你一件事情，能不能转张书记？”总机更干脆：“不在！”。想想不对，另外一个战友过来，“哪有你这样打电话的？”“喂，我找张某某！”马上通了。为什么，越客气越说明是下

级呀。得体是语言运用的最高原则吗？显然难以成立。合意，完成自己的意图才是言语行为的最高原则。你今天想骂某人，他欺负了你，你会不会很有礼貌地说：“我今天要骂你哟，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哦，我马上要开骂了哦！”哪有这样骂人的？你的意图是什么？你要发泄你的愤怒，痛痛快快骂就是。因此，所有言语行为的最高准则都是“合意”。（胡范铸，2009a）不过，仅有合意行吗？还不够，还要“合法”，因为言语行为是一个互动过程，合法就是要对方能够接受，第三方能够接受。第三，“合算”。任何言语行为都是有成本的，你今天早晨只是跟对方打个招呼，可以随便点个头“嗯”一下，因为日常的言语行为所谓套话、礼节性的话，它的意图很简单，所以他愿意动用的成本也很低；但如果你要去买套房子，能够随便点头“嗯”一下吗？越是重要的言语行为，越要动用更多的成本去实现。言语行为有构成性的规则，只有满足构成性的规则，才能考虑它的策略性的规则。

就拿理论命题来说，当然也有各种可能性，如政治语言、新闻语言、法律语言、广告语言、教学语言，它的构成性规则如何确定？策略性规则如何研究？我们一说语言的技巧，马上想到文学语言，这个作家用这个技巧，那个作家用那种技巧。其实，技巧最复杂的是政治语言。因为它对人的生活影响太大了，政治语言里面的所谓技巧、花样、策略很多，可惜中国还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政治语言学，常常把毛泽东著作中语言的“句子生动”“比喻形象”“成语准确”之类就当作政治语言研究的主要话题。

这样一个框架还可以继续不断地向前推演。比如刚才说到的语气问题，现代汉语语法学有四大语气，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而语用学谈到言语行为的动作类型则把它分成五类，阐述、指令等等，彼此如何衔接？我们说言语行为是什么？某行为主体在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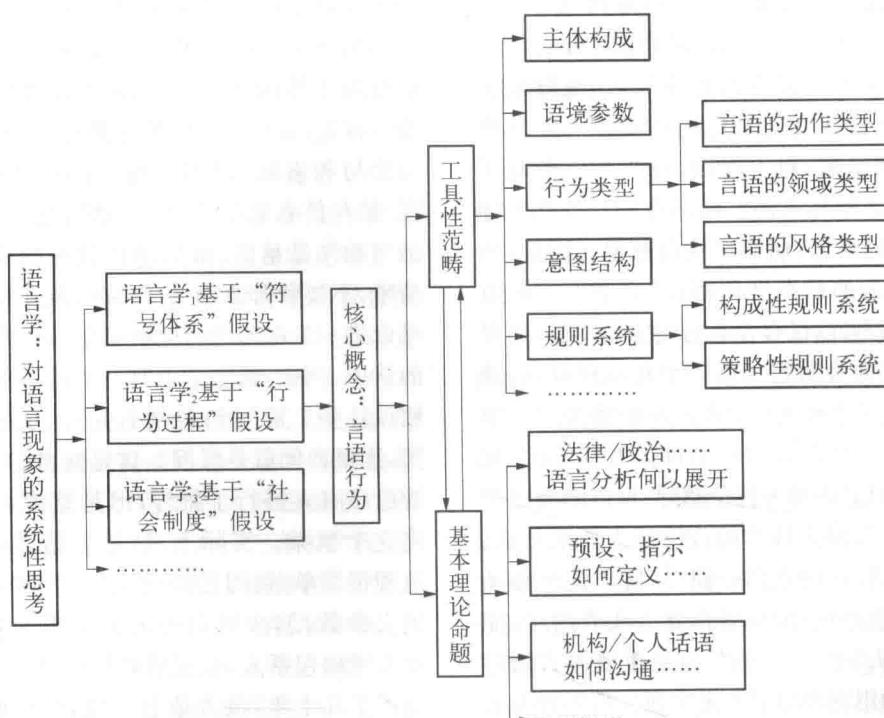
的人际框架和语境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借助一定的媒介，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游戏。首先，言语行为的基本角色，动作角色分为给与和索取，根据给与、索取标的物的不同，给与信息就是陈述，索取信息就是询问；给与动作是承诺，索取动作就是指令。非常清晰，不要管那么多复杂的标准。而且这样可以进一步深刻地回应语法学当中很多错误的认识，例如，语法学中有一个流行很多年的错误认识：疑问句包括有疑而问和无疑而问，无疑而问就是反问。这是通常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人进行了批评，但是整体上没有解决这个框架。实际上，这是个错误的框架。道理很简单，疑问已经包括“疑”和“问”两个语义参数，怎么里面还可能出现无疑而问？女人里面包括人，很荒唐嘛！逻辑关系错误，错误了几十年，没人改过。应该是询问里面包括其他问的各种可能性。询就是问。询问包括有疑而问、无疑而问。进而言之，反问就是无疑而问吗？“难道他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有点疑？完全可以呀！那么，反问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回到最初的定义上，既然所谓的询问都是向对方索取信息，反问索取什么呢？反问其实索取的是“对方对自己所提供命题的附和信息”：我提供一个命题，要求你附和，仅此而已，跟是否“疑”没有必然的关系。再如“考问”，考问就是疑问，疑问就是有疑，那么，请看下面的问答：

——“同学们，一加一等于几呀？”

——“我不告诉你！”

有这样的回答吗？有，不过只是网上的段子。生活当中的考问这样回答行吗？你不告诉我，你回家吧，对不对？那么考问怎么定位呢？是老师不知道吗？不对。老师索取的是“听话者对说话者所提供命题的认知信息”，是看你对这个命题的认知状态。

这样，就形成了下图所示的逻辑关系。



最后,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

第一,语言学就是对语言现象的系统性思考,由此出发可以形成语言学¹,基于符号体系假设的语言学;语言学²,基于行为过程假设的语言学;语言学³,基于社会制度假设的语言学;乃至语言学⁴,语言学⁵等。

第二,从语言学⁴出发,它的核心概念是言语行为。从言语行为出发,可以推演出各种工具性范畴,同时,也可以推演出各种理论命题。这里有主体构成,有你我他的互动,有语境参数,有行为类型,有意图结构,还有规则系统,等等。

这就是我的所谓的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语用学的一个框架,也是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修辞学的框架。(胡范铸,2015)

参考文献

- 胡范铸.言语行为的合意性、合意原则与合意化.《外语学刊》,2009,(4): 65—68.
 胡范铸.“言语主体”:语用学一个重要范畴的“日常语言”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 66—72.
 胡范铸.幽默语言、谎言、法律语言、机构形象修辞、实验修辞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 1—9.

信息碎片化时代：《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微阅读^{*}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聚焦一个核心问题,追问中国修辞学在语言学科注册而游离于语言学学科结构的症结;围绕修辞学与“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的学术关联,挖掘派生问题;结合理论与应用,探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为中国修辞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基于广义修辞观的观察与思考。

关键词 问题驱动 广义修辞学 学科认知 学科发展

信息碎片化带来阅读取向的变化——有论者认为是逃离深度阅读,走向浅阅读。我则倾向于:浅阅读可以是阅读主体的选择,但不是信息碎片化时代的专利。越是被大数据裹挟的海量信息包围,人们对阅读的要求应该越高,而不是越低、越浅、越平。不管是注重休闲性、审美的非学术阅读,还是注重科学性、逻辑性的学术阅读,都不会因为进入信息碎片化时代而选择浅阅读,可能更多地趋向微阅读。重视在“表达-接受”互动过程中综合考察修辞活动“三个层面”的广义修辞学,希望读者以更少的阅读成本,获取更多的学术信息。微阅读也许不失为一种尝试。

阅读疲惫,学术阅读尤其疲惫。如果读得太累,也许微阅读可以让读者从沉闷的漫漫长途找回轻快的节奏。下文提取的微阅读信息,出自即将出版的书稿《问题驱动的广义

修辞论》。串联这些信息碎片的,是问题意识以及带有个人探索性质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导言 中国修辞学: 学科之间和学术之间

1. 中国修辞学在语言学科注册而游离于语言学的学科结构,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问题之间如何相互缠绕? 由于修辞学与“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的关联度极高,修辞学的学科生态大于修辞学在现行学科目录中被规定的学科外延,这一重要的学术事实未经充分阐释。为此,有必要再思考:“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等掩盖的学科认知理据,及其在何种意义上与“修辞学”关联? 这种关联如何在修辞学的学科性质和学术视野、学科生态和学术空间等不同层面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由此转动的学术魔方如何影响学科利益、学术资源、学术体制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5YJA740039)。

作者简介 谭学纯(1953—),男,安徽芜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带头人,主要从事广义修辞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相互制衡、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活动和文化资本的博弈?

第一章 问题驱动的学科认知: 指向“修辞学”的三个关联性概念及其学理

2. 修辞学与“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的概念纠缠, 隐藏着学术运作机制中某些不容易观察到的东西。学者选择某个概念, 也就选择了与这个概念相关联的学术表达, 而某种学术表达的背后有学理、有逻辑, 并且折射出概念使用与理解的学理和逻辑。这种学理和逻辑透露出概念使用与理解的主体对修辞学科问题的认知, 有关修辞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这样研究”等学术理念和学术操作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深层都纠结于“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这几个基本概念。

3. 学术研究是思想的馈赠, 学术表达如何选择“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等与“修辞学”的匹配是思想的权利。我无意指认“交叉学科”“跨学科”抑或“多学科”哪一个概念是修辞学的自然原配。如果越过概念术语的语义, 让概念 A 取代概念 B 或概念 C, 可能制造概念术语的不可承受之重。“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当中的任何一个概念, 都无力删除与“修辞学”匹配的其他概念。在这个问题上, 我尊重他人思想的权利, 也坚守自己思想的权利。深思细察可以发现: 关联修辞学的“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有不同的语义指向, 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观察与解释。概念的语义指向, 以及概念掩盖的认知逻辑, 是概念之辨所需要的理论清醒。所以, 概念之辨的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过程, 以及这个过程中展现的思想智慧和逻辑的力量。不奢望通过概念之辨找到一个标准答卷。学术争鸣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同观点的相持, 很少有论争的一方心甘情愿地撤出自己的理论站位, 但是难求共识不等于没有理论收获。每一轮概念之辨, 都可能引入不同的观察和思考角度, 站上不同的认识深度。

4. 语义分析及可以佐证的学术事实也许可以共同支持一种区分: 从学科性质着眼, 修辞学属于交叉学科——以语言学为主, 涉及符号学、文学、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教育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性、人类学、哲学等众多领域的交叉学科; 从研究视野着眼, 修辞学是跨学科的——可以广泛介入相关学科领域, 同时可以是相关学科领域的公共关注对象。

5. 在修辞学学科生态的意义上, “多学科”是一个层级性的构架: 修辞学归属于二级学科语言学(大同行), 交叉于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以及相关的非中文一级学科(超同行)。在三个层级的学科生态中, 小同行和大同行、超同行可以共同探寻修辞学科的生长点, 共同开发学术空间。

6. 不同层级学术共同体介入修辞学研究的学术面貌, 区别特征明显: 小同行和大同行的学术资源主要来自语言学; 超同行的学术资源主要来自超语言学。也许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巴赫金批评“纯语言学”的修辞研究, 倡导“超语言学”的修辞研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同样表示, 描述词语的文本功能不能满足于单纯的语言学, 需要使用“超语言学”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需要走出学科硬约束, 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重建生态平衡系统。在开放性的学科生态中, 小同行与大同行、超同行进行信息交换, 共同为学科生长注入创新性能量。这也是广义修辞观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 正视多学科构建的学科生态, 分析修辞学的生存处境、探讨学科发展途径的认知理据。

第二章 问题驱动的学科思考: 大生态中修辞学科的生存现状

7. 学术史上的经典文献清楚地告诉我们: 除修辞学之外的语言学其他子学科, 解释世界的方式“趋同”大于“相异”; 修辞学解释世界的方式与语言学其他子学科是“相异”大于“趋